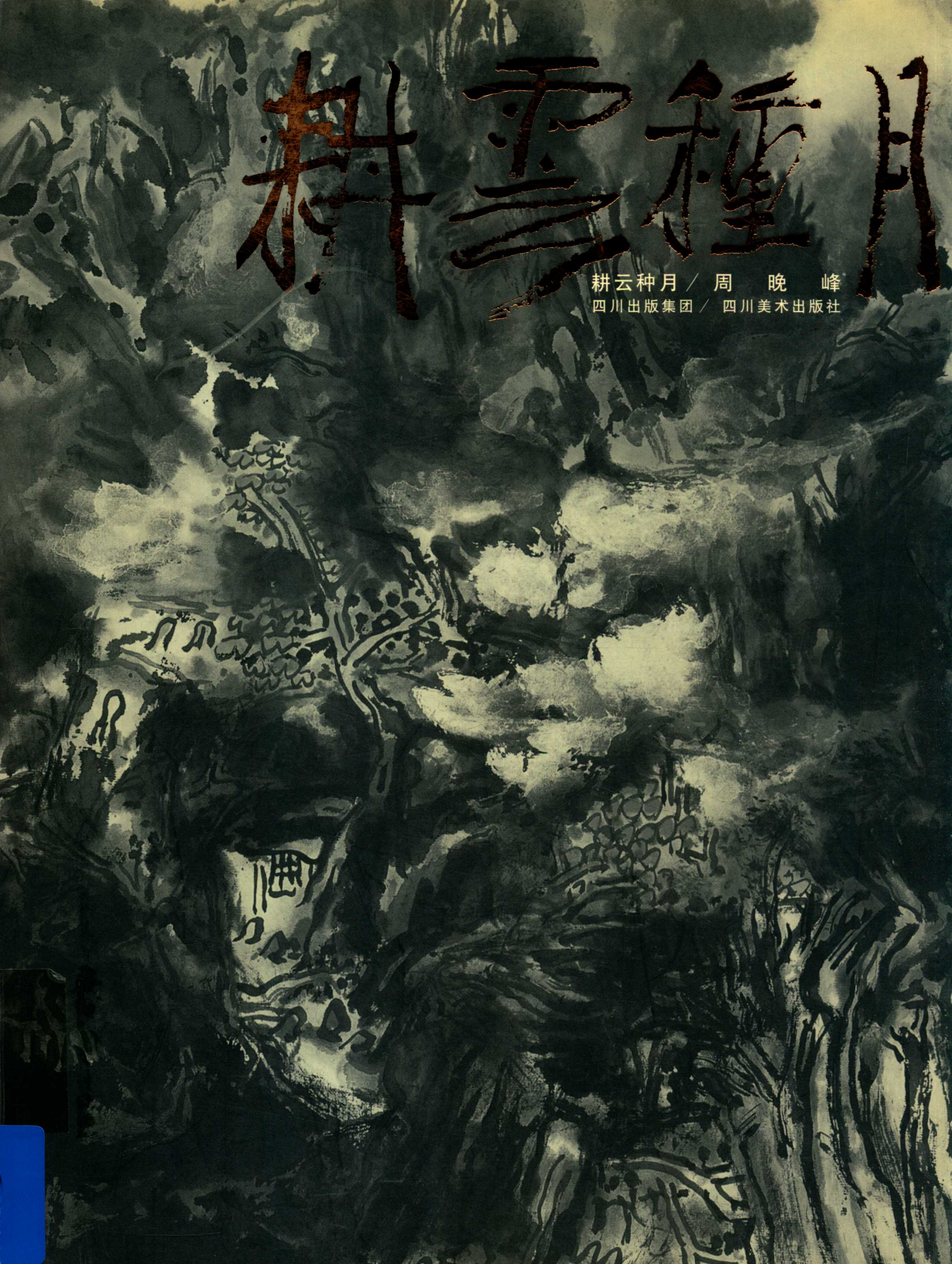


# 耕云种月

耕云种月 / 周 晚 峰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 耕雲種月

耕云种月 / 周 晚 峰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云种月 / 周晚峰绘.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8

ISBN 7 - 5410 - 3051 - 1

I. 耕... II. 周... III. 山水画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9943 号

## 耕云种月

---

责任编辑 / 李咏玫 汪青青

特约编辑 / 陈爱儿 李 诺

装帧设计 / 赵 妍

制 作 / 李秀梅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成都三洞桥路 12 号(610031)

经 销 / 新华书店

出 品 / 今日美术馆

印 制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 9.5

图 片 / 70 幅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10-3051-1/J · 2167

定 价 / 135 元

---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 A 区天纬四街

邮编 / 101312

电话 / 010-80486788 联系人 / 杜洋 刘磊

# 耕雲種月

耕云种月 / 周 晚 峰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云种月 / 周晚峰绘.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8  
ISBN 7-5410-3051-1

I.耕... II.周... III.山水画—作品—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9943 号

## 耕云种月

---

责任编辑 / 李咏玫 汪青青

特约编辑 / 陈爱儿 李 诺

装帧设计 / 赵 妍

制 作 / 李秀梅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成都三洞桥路 12 号(610031)

经 销 / 新华书店

出 品 / 今日美术馆

印 制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 9.5

图 片 / 70 幅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10-3051-1/J · 2167

定 价 / 135 元

---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 A 区天纬四街

邮编 / 101312

电话 / 010-80486788 联系人 / 杜洋 刘磊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出生于甘肃省。198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文学学士。199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水墨人物画室研习水墨人物。后主攻山水，师从贾又福先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延安大学副教授。现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1991年作品《血色经纬》获建党70周年全国美展二等奖。

1994年作品《山魂》获全国教师优秀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1994年作品《太阳 星星 大山》获全国中国画·油画精品展优秀奖。

1994年作品《昂负》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

1999年作品《信天游》入选金彩奖·牡丹杯全国书画大展。

2000年作品《黄河颂》获第四届全国山水画展荣誉金奖。

2002年作品《依约长庚》获建国75周年全国美展三等奖。

被中国美协、三联书店等收录于《中国当代美术家》、《中国美术家名人录》等十余部典籍。



## 个性的流溢（代序）

邓福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我是先读到晚峰的文章，后读他的画作，再后才见到他本人的。

大约在八九年前，他还在延安大学教书，写过一篇批评书画界不良风气的文章寄给《美术观察》（注）。文章的火气大了点，有些话讲得尖刻了一点，但问题抓得很准，剖析得很到位。特别是字里行间流溢着真实的情感，敢说敢议，口无遮拦。读文如见其人，能猜想到作者当是一位爽直而有独立见解，并有近乎疾恶如仇的侠义心肠的青年画家。

后来，我见到他的画，是“向日葵系列”。他画的向日葵变形很厉害，有些葵花头重重地低垂着，像是承受了一种超量的负荷，保持着无奈的沉默，有些葵花头都朝向一侧，显然是在期盼什么，似怀着某种希望。晚峰着意于株杆的表现，粗重而干渴的用笔，传达出它们的负重与顽强，还有沧桑感。黄土地上的向日葵，竟是这般地使人沉重甚至压抑，但又显得豪迈而浑厚。画家还把若干株葵花紧紧地画成一簇，经过魔术般的变形，形成一团火焰，热烈地燃烧起来。透过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其背后隐含的深厚意蕴。我相信，唯有生长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唯有像晚峰这种为人和艺术修养的画家，才画得出这样的作品来。

我见到晚峰是在2002年的初夏，我刚刚经过一场劫难，晚峰听说后专程来看望我。在金台路旁一个小饭馆里，我俩相对而坐，点了菜，边吃边谈。我发现他思想很活跃，性格比我想象的活泼。但在他嬉笑怒骂的谈笑中，其实含有一种冷峻和激励。他那冷峻的一面是对某些小人恶人的鄙夷，是对世俗与矫情的嘲讽。这正是他做人的真实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谁又能相信他对真、善、美的真诚呢？与晚峰的冷峻和激励相比，某些人的甘言笑面，恰恰是虚伪。这次，我把晚峰的为人与他的文章、画作对上了号，我以为是极其吻合的。他新近的一批山水画作品名为“山音系列”，这是在“向日葵系列”的基础上，拓展了视野与题材，深化了主题与立意，丰富了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而画出来的。画家描绘了家乡的山川风貌，时隐时现的丘壑，弯弯曲曲的山路，层层排排的窑洞，稀稀落落的林木，既无山泉流水，更无舟楫亭台，这就是陕北的黄土高坡。所谓“山音”，不正是回荡在画中的那高亢、

旷远、激越、悠长的信天游的旋律吗？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广袤厚重的西北大地在画家的笔下竟如行云般地游动着。黄土地并不干涸，却是气象氤氲，充满了跃动和勃勃生机。画家以自己特有的表现样式，以行草的笔法，书写了一种情绪，一种如诉如歌却又飘忽不定的情绪。正如在文章中和他谈笑中所流露的那种很真挚很自然的情绪。我突出的感觉，他的画和他的为人那么统一，统一得几乎不好区分。画中那种不加掩饰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那种恣意任性的洒脱，正如其人。

我想他作画的时候可能并不轻松，但会很惬意，他从投入中获得愉悦。正如他的人生，耿介，侠义有时使他感到疲惫，但他从严肃的投入和辛勤的奔波中享得乐趣。也许他并不在意于其意义和价值，因为他自己并不能改变自己。

（注）：文见《美术观察》1996年11期《“危机”之后的危机》

丙戌 端午后三日



## **A Cataract of Personality (Preface)**

**By Deng Fuxing**

I saw Wanfeng's paintings before I read his articles and thereafter I met him in person. About 8 or 9 years ago, when he was still teaching in Yan'an University, Wanfeng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magazine Art Observation [NOTE], criticizing the bad ways among the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The article expressed his furious anger which was a bit too sharp, but right to the point. It was a cataract of authentic feelings. As the style of writing is the man himself, I could see his personality from his words. I realized that the writer should be a straight and insightful man or even a young artist of hatred toward badness and chivalry. Afterwards I saw his paintings—the Collection of Sunflowers. His sunflowers are rather distorted ones—some of them are drooping the heads as if suffering from overweight and powerlessness, and some are facing all the same way, obviously expecting something with hope. Wanfeng concentrates on the stalks with heavy and dry strokes, expressing their burdens, tenacity with a tint of suffering. The sunflowers on the loess plateau make one feel ponderous and depressed, but at the same time bold and ignorant. The painter manages to present the sunflowers closely nit interlocking with each other, as done by a magician, burning fervently like a fume. Through the paintings, the viewers can see the implied meanings. I believe that only those who live there on the loess plateau in northern Shensi, and those artists who have the personality and training can produce such great paintings. I got to know him in the summer 2002 when he came to see me after I survived a disaster. In a small restaurant we talked face-to-face over some dishes. Soon I found a man of new ideas and activity more than I had expected. From his casual talk, I sensed a touch of severity and sharpness. His severity was directed at the contemptibility of those flunkies and hellions—a satire of mundane and artificial customs. This is his personality. Without this, can we believe that he is pursuing th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opposition his severity and sharpness, there are false smiles and untrue words—just hypocrisy! Now I have seen a consistency in his articles, personalities and paintings. His recent collect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s is named Collection of the Sounds of the





## 读周晚峰的画

田黎明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

晚峰是延安大学一名老师，延安精神与陕北高原铸造了他是一个纯厚、直率的人。他对艺术的热爱若同他的为人，于诚信为所能，于心性为自然。

晚峰的人物画有着扎实的造型基础，其许多人物画主题创作透彻着忠厚的秉性，笔墨重情，画风朴素，可以说他的人物画更多的是表述了他对人格的颂扬，对真善美精神之体验，从而体现出他对儒家文化人格理念的崇信和追随。于此的积淀，晚峰渐渐地明晰了自己向往的文化品格，在修身之道中以一贯之地去呼吸传统文化的人文境界。

晚峰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山水画家，他的山水画从师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人文空间，北宋山水的博大胸襟，元、明人文的笔墨文化理念都成为晚峰山水的意象基础，如何使地域形态转为笔墨的文化观照方式是一个山水画家的探索课题，它也是一个关于文化修养和文化思考的课题，晚峰十年如一日依靠文化素养的苦学精神，探索着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化内涵。其山水画草稿在否定中求变，变化中体会，何为山水境界，何为墨法从理，何为行笔道劲，何为笔墨苍翠……晚峰正是在追寻笔墨境界之中渐渐呈现出诗的文化理念，使其山水画语言不停留在对物象的摹拟，而在于对山水语言情怀和感触来体味其中的奥妙，诗境的体验也正是笔墨由外向内、由远及近的品格观照，这使晚峰的山水一下子鲜活起来。笔墨于具象、抽象中传达了他对术与理的心性体验，晚峰又把文化理念的体验与山水人文意识在有机的交融中立足一方山水的形态，建构起山水文化理念中的山水符号语境，可以说对晚峰自己是一大突破。

这一过程使晚峰这个有忧患意识、有诗人情怀的人，在自己山水语言中渗透出一种苍凉而明快的文化秉性，仅此非常难得。其实每个人在向往人生境界过程中最需要的是持守专一的学术品格，把它作为自己的信念，不知疲倦地向着这个方向。晚峰已步入了自己山水语境的开端，愿晚峰在走进人生境界、山水境界的空间中茁壮成长。





## 恣肆晚峰

梅墨生

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画家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

晚峰是条西北汉子，生于甘肃，活于陕北。然而，他在西北活得不轻松也不愉快。于是，他来到了北京城。

晚峰去了趟江南，在黄山呆了一个月，他傻了。天下竟有如此的美景！在西北雄浑山水之外，周晚峰第一次发现了秀丽、发现了清逸、发现了奇幻的美。

北归的晚峰沉醉于黄山云烟中。他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从此，晚峰山水多了一种水墨韵味，多了一种云烟气象。在他笔下，西北高原风物都染着一缕烟云变灭的奇气，原本雄健苍凉的风物，多了份韵致，莫名的奇秀。

我与晚峰萍水相逢，有一年的有一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批作品照片和复印文章材料，后来，我也看到了报刊上的介绍，才算初步了解他。他给我的印象，热烈奔放，率直单纯，挚爱艺术。在他的身上，豪爽与执著合一，失落与进取同步。在命运的坎坷与生存背景的不顺之下，晚峰有一股劲，风风火火的闯劲。如今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代课，教学颇受学生欢迎。好家伙，他这一闯，闯到了美术的最高学府里来了，一批名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好评。

晚峰有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抱了一大捆作品到我家来，一张张，一张张，如数家珍。神态中自得，言语中自信。这就是艺术家！

近日，我看到了他的一摞黄山写生稿，是炭笔，大气而恣肆，画得真好！又看了一批写意山水画，却是用云水风格表现北国高原景象，画得也很好！好在北画南韵，雄秀兼得，痛快淋漓；好在恣肆张扬，奇崛朴拙，生辣酣畅，与时下之山水画风迥然不同。可不要小看了这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已经非常难得，它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突破，它透露出晚峰为人艺的个性与追求。在竞尚雕饰，一派“秀气”的山水时风中，更是为艺的“真”字才能够使然。晚峰的画像烈酒、纯高粱酒，辣而冲，喝了让人热血沸腾。为此，我期待着这酒再沉淀一下，再醇厚些，让它成为陈酿！







## 原版陕北

感受周晚峰水墨艺术

鲍传江

评论家、收藏家

自由撰稿人

本来到北京是干别人的活，于是电话里告诉周晚峰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交给他打发。就在那个下午刚坐下来看画，我马上意识到一个下午远远不够。

一别十年，周晚峰把陕北山水的原生态找了回来。一个原版的陕北，要花上很多时间去虔诚的感受。这就是原版——满幅的大山，没完没了的苍苍莽莽，完全交代不清的树木之间的厚实关系堆积在画面，被改版的陕北强化过的记忆面对周晚峰抑或他笔下原版的陕北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这些1958年“大跃进”之前再早至延安垦荒运动之前的陕北复原了。这时的陕北离范宽要近一些。

没法不说到范宽。充满了自然崇拜的范宽那时候有神灵护佑，一下子就走到大山深处。那些山比例不合，随时失重，走在范宽时代的大山里的人嚣张不得，行者或画者都不敢想象什么战天斗地。有敬畏之心让范宽的山水差不多在中国美术史上挂了头牌。也正是这种敬畏之心及人间伦常让中国文化艺术稳稳推进着。

后来无常了，无所畏惧了，老百姓说无常就是见鬼。

大约从黄宾虹之后人们对山水就率性了。山上的树一看就是一个集体上去栽种的，没有藤科蔓科、花鸟草虫的纠缠。很多山山水水在一种狂热情绪下被臆造了出来，更可怕的是一些赤色而且炽烈的裸露着的山，下面没水，上面没云，这样的山不但不能让人寄居，还会让人的心灵更加仓皇，你不能指望它供养烟云。

周晚峰笔下的原版陕北就不一样，在他很逼仄的画室连通的客厅里，他顺手操起一个电视遥控器充当麦克风，很生硬地扭摆着肢体唱起了那首全国人民都熟知的陕北民歌。这首先是抒发私情后来改成颂歌其间又换了主人公的经典民谣其实早就被陕北老乡返回原版一再张扬了。周晚峰每回陕北都能听到老乡声情俱老地唱着这首歌，这首歌现在由周晚峰唱出来，原汁原味，尽管转调时还有些支楞：“双扇扇门，单扇扇开，叫声哥哥你快进来，伸手解开裤腰带，呼儿咳呦……”还有什么比哥哥来了更让妹妹心旌摇荡的事呢？还有什么比妹妹心旌

摇荡更能激活男人们的雄强呢？事情的发展是哥哥后来被屏蔽了，结果几十年也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哥哥的东西。仅仅改写一首民歌表面上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很多关系接下来都被改写了，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伦常，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人和一种超验力量的共谋……把这些关系都改写了就只好办了，因为很多关系是不可逆的。

实在地说，当时这首情歌里哥哥的隐去和后来那些没有烟云的山是有某种连带的。

改写和破坏都会让当事人充满了快感，这些人心中都潜伏着的魔障，一旦出笼就不好收伏。从战天斗地到透支性使用自然资源一直有快感邀宠肉身。问题是这样的快乐不能泽及后人，坐在尽享曲线呵护的座椅上，有机器加工出来的凉风吹拂，本来可以让当代人暂时地很滋润，周晚峰也可能画些柔媚的卖相好的花鸟之类。好端端的周晚峰要找什么原点呢。

我原先了解的陕北主要源于先前的灌输和后来一种叫威风锣鼓之类的玩意，那么多人很夸张的扭曲身体，更好笑的是电视工作者们往往在敲锣打鼓的庞大阵容后面加上满目黄塬作为背景。锣鼓一威风，不毛之地上黄尘滚滚。有这样的视觉经验打底，你走到哪里都知道沙尘暴是人造的。

在北京一个叫花家地的小区里，周晚峰展示着他作品中那些敲锣打鼓的人，这肯定不再是什么威风锣鼓了，我一下就能听到画面里充满了哀鸣，这些人差不多都歇斯底里了，在周晚峰新近的画面里，只要有人的面孔就有着直接的悲凉。

就算周晚峰在这些人的身旁密植了那么多的树又能怎样。其实只有周晚峰才能在他自己经营的画面里大口吸氧。说穿了，周晚峰要在画面里先解决自己的问题，难以开解的冲突都密集地呈现着，这些冲突仓促的突围却又有可能鬼打墙一样在原地打转，最后才讲和了重新生产一种力量在画面的上端找到出口。一种快意顿时发生。周晚峰也是肉身承重，他感知到自己的前景伟岸，他还不能让自己憋死在冲突之中，他要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搬运出来，最好的去处是在陕北原籍，在这个原版陕北里，周晚峰得到了安置。